與父親同行

        4S 文永茵

陽光一串串的低語呢喃，穿過樹葉的縫隙，公園裏佈滿了斑駁的光影，像被畫家揮灑了幾筆，描繪着盛夏的印記。沿途中，父親牽起我的手，他一步我一步在公園的小道散步。高大挺拔的他有一雙黑眸、精神奕奕；分明的下巴線條，顯露了他硬朗的氣質；他笑起來總是那麼讓人有安全感，躲在他的身後感覺能敵萬千。父親那強勁有力的大手牽着我胖乎乎的小手，我睜着那雙天真稚氣的小眼睛，怔怔地看着前方，慢慢跟隨他的步伐。我望向公園四周，發現其他小朋友們都沒有父親陪伴，嘴角就微微翹起，一股優越感油然而生。

       六歲時，我坐在他厚實的肩膀上，清晰地傾聽父親爽朗的笑聲，抬頭是觸手可及的藍天。他的肩膀寬闊而健壯，彷彿能承載我對世界的憧憬和希望，將一切看得更遠更深。

       「你不累嗎爸爸？」「哈哈哈！是你就不累。」他老是明明很累卻不說，長大後，我才明白這句話的真諦。

        經過幾度春秋、歲月的流動，十四歲時，我倆在某個週末又重返那個公園，那次是父親在督促我為學校田徑比賽作訓練，好讓他也鍛鍊那長期窩在辦公室的身軀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使勁地擺動雙臂，邁開大步，如疾風般奔跑。伴隨着急促的呼吸，臉上的汗滴被微風帶過，眼前是腳步逐漸加快的父親，原來我早已被超越。昏黃的天空，小道的燈光灑在我們背上，一個修長較高的影子，一個短寛較矮的影子，它們偷偷溜到我們前面，悄悄晃動。

       「爸爸，來比一比啊！讓你見識我真正的實力。」「誰怕誰？好歹你的對手也曾奪過中學冠軍的啊！」我不屑地笑了，一下子「咻」就把他落在後邊。然而，當我自以為要獲勝時，緊貼着的卻是父親的身影。他巨大的影子投射在地上，把我渺小的影子包裹起來。父親似乎沒用盡全力般輕鬆，一陣聲音傳來：「調整呼吸，節奏要慢慢疊加，力不能一下子用盡，加油繼續堅持！」父親喊道。

       「爸爸！等等我呀！」汗珠不受控制地留下，我和爸爸踏着細碎的光影，兩個影子此刻變得更加生動，他扮演着引領者的角色，帶領我的步伐，每一個指引都詮釋着鼓勵。言談之間，輕快的話語在空中跳躍，歡笑聲在公園裡迴響，撥動了樹葉，像是一首無名的演奏曲一樣。我們互相打趣，其樂融融，那天午後好像格外歡愉充實，撫慰着練習的疲倦，幸福原是如此簡單⋯⋯

      這一段回憶中的演奏戛然而止，時間凝固，直到意識緩緩流淌，直到一個熟悉的背影映入眼簾。爸爸下班回家了，我抬頭仔細看，他不再是從前那個青年。就算眼睛依然明亮，可髮絲已見霜；以前挺直的脊樑，哪怕盡力保持姿態，也難免被時光和重擔壓彎，屬於年輕的盛氣盪然無存，略顯疲憊的面容透露着歲月的痕跡，深邃的雙眼裏面似乎藏着無盡的故事。與回憶中的他相比，多了一份沉穩滄桑。我不禁感嘆，為何剛才的回想就像昨天才發生的事情，卻只是眨一眼便已在指尖滑過？為何這些回憶就像鈴鐺一樣，過了舊時也依然在腦中搖曳，響鬧不停？時間流轉飛快，腦海刻劃着父親的笑容，我卻留不住他匆匆逝去的年華。我忽然發現，爸爸已經老了⋯⋯

        「一起出去走走吧。」我鼻子犯酸提議說，假裝忙碌地收拾東西出發，想掩飾臉上濕紅的眼眶。他猶豫着說：「可是我還有工作⋯⋯唉！沒事，出去轉轉也好，走吧走吧。」我竊喜不已，他又再說：「走啊，愣著幹嘛？」「嗯！來啦來啦！」不知道的是否人們口中那句「女大避父」，我和父親的感情隨着年紀的增長和推移，已經生疏不少。

       我和他走在街道上，一剎那，我彷彿又回到那天午後的黃昏，黯淡的陽光再次映照在我們後背上。我落後幾步，望向父親微駝的背影，陌生的感覺令我恍惚，我憶起昔日的種種，體格矯健的影子出現又幻滅，反反覆覆。父親的腰骨因為工作弄傷了，我扶着他的手臂在街上散步，看見曾經把我舉過頭頂的雙手變得粗糙、黝黑，手掌的紋路越來越清晰，手上的傷疤也未曾痊癒，長年積聚的老繭一再顯現。我抓起時間的領口緊緊不肯鬆開，不甘心地想質問它冷血的內心，為何總是走得那麼狠心？時間沉默不語，好像它也解釋不了一樣。

       我一如既往朝地面望去，依舊有兩個影子，然而這次長的影子是我，短的影子是父親。當我漸漸長大時，父親卻漸漸矮小；當我享受風華正茂的青春，父親卻逐漸衰老。小時候，父親總帶着我跑，在同行的步程，我慢慢超越他，日薄桑榆的父親被時間拖慢步履，不似當年意氣風發的模樣。在與爸爸最後的競賽，雖然我追上了他的影子，爸爸卻因為歲月而不得不放慢腳步。

         再回神時，淚水滲透眼角，模糊了視線，我想向時間求情，它卻不願意交還那個年輕好動的爸爸、那份兒時美好的片段給我。到了後來，我才意識到，原來長的是我的影子，短的是父親的日子。